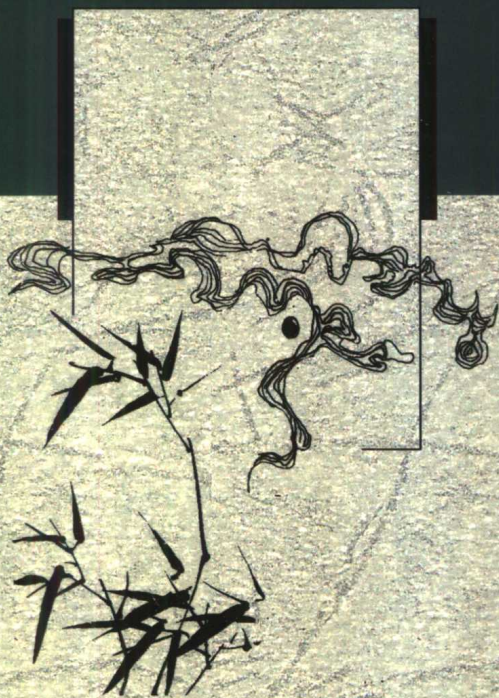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陈平原 ■ 著

游心与游目

■ DANG DAI ZHU MING PI PING JIA SUI BI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游心与游目

陈平原

陈平原/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特约编辑	夏述贵	
责任编辑	庄学君	
封面设计	邹小工	刘 民
技术设计	何 华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游心与游目

陈平原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625 插页 4 字数 165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3663-9/I·538 印数: 1-8000

定价: 12.00 元

小 引

诵读魏晋诗文，如山阴道上行，清言隽语，应接不暇。其中，最令我心驰神往的，当属嵇叔夜的“游心”与王逸少的“游目”。

以“师心使气”著称的嵇康，其《赠秀才入军》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私心以为，此种境界，方当得上“高情远趣”四字。一般读书人所能领略与摹仿的，更接近于《庄子·骈拇》所称的“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即选择某一学科、某一课题，潜心钻研，刻苦攻读。史家赞赏好学之士，常用“游意典谟”、“游神经书”之类的评语，取的自是后一种“游心”。至于“目送归鸿，手挥五

弦”状态下之“游心”，除了浮想与沉思，更多几分雍容与嬉戏。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曾收入《昭明文选》，可也照样千古传诵。“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寥寥数语，写尽曲水流觞之幽情雅致，千百年来，为无数骚人墨客所“抄袭”或“化用”。不同于屈原忧愤已极、寄托遥深的“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方”（《离骚》），风流儒雅的王逸少，其“游目”，主要是为了“骋怀”。魏晋以降，喜欢“游目”之中国文人，多取王君姿态：登临山水，亲近自然，借以发抒性情。

倘若追求读书成效，“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司马光《独乐园七咏·读书堂》），自是最值得称颂。可要讲涵养性情，开阔胸襟，“游目”之于读书人，实不可或缺。朱熹教人读书，讲究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训学斋规·读书写文字》）只讲读书，“心到”当然最为要紧；不过，人生百态，世事浮沉，非“读书”二字所能穷尽——“眼到”仍有其独立价值。对沉湎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新一代学人来说，“秀才不出门”，确实可以“尽知天下事”。所谓“江山之助”，针对的主要是“情志”，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比起“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这样的外在指标，我更欣赏强调阅读心态的“游目”。春花秋月，残垣断壁，有心人均能读出无限情致，不一定非浪迹天涯不可。





嵇之玄远、王之飘逸，今人均可望而不可及。未能追踪
蹶迹，只好退而求其次：借“游心”转变阅读姿态，拓展思
考范围；借“游目”延长阅读视线，培植温润心境。比起专
业著述，随笔的写作，似乎比较容易接近此理想的读书境
界。这也是我借用嵇、王诗文，来解说自家随笔集的原因。
但愿“心向往之”的表述，不至于被误读为“拉大旗，作虎
皮”。

从1987年起，在专业著述之余，我撰写了若干近乎自
娱的短文。十年间，竟辑成了五册小书，真应了“无心插柳
柳成荫”的老话。如今，剔除有关书话部分，将倾向于“游
心”与“游目”者汇成一编，呈送给读者。既是“选集”，
谈不上“领异标新二月花”，最多也只能做到“删繁就简三
秋树”。与此相适应，略为摘抄各书的前言、后记，以见
“我的随笔观”。

出版于1988年的《书里书外》，是我的第一本小书，文
体接近古人的题跋与今人的书话，故《后记》中自称：“既
谈书里，又谈书外，或者借书里谈书外。”作为学者，整日
与书本打交道，从书话起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1992年出
版的《大书小书》，开始更多地关注书外的世界。这种“借
小书读大书”的写作策略，《后记》中称为“打开书斋小窗，
保持人间情怀”。同年初冬，我为那“多灾多难”的《书生
意气》撰写《小引》，述及同时发展两种笔墨的设想：

专著要求“严谨”，小品希冀“洒脱”；前者纯

是经师治学，后者则近乎名士清谈。在我看来，两者都可爱，两者又都留下不小的遗憾。只当“经师”，生活未免过于刻板枯燥，无法平息内心的骚动与感情的波涛；可冒充“名士”，则大有欺世之嫌，于心不忍。古代学者于治学之余，吟咏诗词以陶冶性情，不若今日“教授”之乏味。既要适应日趋专业化的学术潮流，又想保持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于是我选择了两副不同的笔墨。

1995年春，在《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中，除再次表达类似想法外，更略为交代了写作的甘苦：

作为学者，当然主要以专精的学术著述贡献于社会；撰写文化评论，在我，主要是保持“人间情怀”的特殊途径。并非鄙薄此类文章，而是深知其中甘苦。一般说来，专门著述需要含英咀华、沉潜数载，发言时心里大致有谱。反而是此类不吐不快、一挥而就的短文容易“露馅”，故实在不敢掉以轻心。

同文提及的“自我边缘化”选择，以及对学术研究中“个体性”的强调，都决定了我“必然注重著述之外的生命体验”。即便如此，与诗人的生花妙笔、天马行空，仍保持明显的距离。



去年秋天,《阅读日本》出版,封面上那句带广告意味的“妙语”,颇得友人的好评:

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

此语虽出自我撰写的《后记》,邀请其“脱颖而出”的,却是丛书的编者。机遇难得,写作过程也相当愉快,可真能体现“优雅的阅读”与“洒脱的心境”者,依然寥若晨星。至此,方才明白“走近随笔”之不易。

作者的自述,大都是一厢情愿,想得到、说得出的,未必真能做得到。因此,读者尽可“姑妄听之”。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多有顾忌,干脆和盘托出我心目中不同于“小品”、“散文”,接近于“语丝文体”的“学术随笔”。

去年夏天,应朋友的邀请,为其主编的“学者随笔”丛书作序,大致讲了如下三句话:“有学问而不囿于学问,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在知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怀、文学与学术、厚重与轻灵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这自然不是正宗的 Essay,与宋人洪迈“意之所之,随即纪录”的《容斋随笔》也颇有差异。经过周氏兄弟等现代作家—学者的努力,融合古与今、东与西、文与学、情与理



的“文章”，完全有可能发展出众多笔墨——包括我所欣赏的兼及“游目”与“游心”的“学术随笔”。

1997年1月19日于京西蔚秀园



目 录

小 引.....	(1)
----------	-------

学 术 随 感

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3)
“文摘综合症”	(6)
“愤怒”与“穷”	(9)
关于“学术语法”	(13)
“不靠拼命靠长命”	(17)
学问不等于人生.....	(21)
学者的人间情怀.....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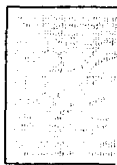
学术史研究随想·····	(34)
走出“五四”·····	(40)
“事事不关心”? ·····	(47)
《学人》的情怀与愿望 ·····	(51)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	(56)

对 话 状 态

论学术对话·····	(63)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73)
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78)
走出“现代文学”·····	(82)
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面临的困境·····	(86)
中国教育之我见·····	(90)
“民族主义”及其他 ·····	(96)
学术史研究及其他·····	(111)
探究“文学史”的形成·····	(115)

旅 行 手 札

南游书简·····	(123)
小引 ·····	(123)
火车·驴车·胭脂河 ·····	(124)
铁塔·矾楼·相国寺 ·····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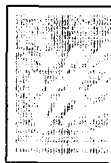


会馆·城墙·小野花	(131)
文学史·小吃·乡下人	(134)
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	(136)
雨中龙门·自助餐·白马寺	(139)
商战·黄河·《吉本自传》	(144)
厚被子·水风井·岳麓书院	(147)
养猪专业户·共同研究·森林节	(152)
天子山·罚款·茶壶	(155)
猛洞河·落水·黄村	(158)
一线天·求签·黄龙洞	(162)
浓雾·“无产者”·尾挂车厢	(164)
台湾行	(169)
风雨故人	(169)
“书香社会”	(172)
胡适公园	(175)
南港学术	(178)
小城果然故事多	(182)

东瀛漫步

今夜料睹月华明	(191)
春花秋月杜鹃夏	(197)
历史文化散步	(202)
从东京到江戸	(210)

文学碑.....	(218)
西乡铜像.....	(227)
开国纪念.....	(238)
“教育第一”	(246)
“厕所文化”	(254)



学术随感



告别“诗歌” 走向“散文”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

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又回到了“冷板凳”，这可就苦了那些没赶上趟的莘莘学子，只能“遥想前辈风流”了。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时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不管是这几年出尽风头者，还是尚未登台表演者。沮丧归沮丧，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

